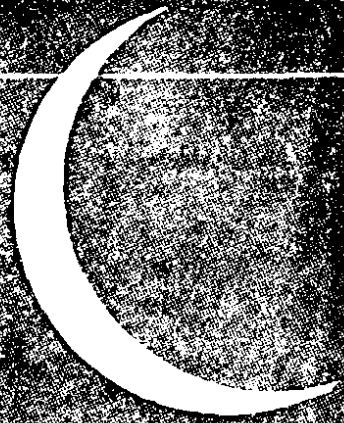


# 玉河釜



大東書局印行

# 金河王目錄

第一章 西南風先生破壞黑弟兄的農事制度

第二章 三弟兄的善後和金河王的出現

第三章 亨斯探尋河源

第四章 希華茲探尋河源

第五章 葛呂格探尋河源和他的成功



## 第一章 西南風先生破壞黑弟兄的農事制度

古時候，在斯梯蘭某處冷僻而多山的地方，有一塊盆地，異乎尋常的肥沃。四周環繞着陡峭多巖的山，高高矗立，形成一座座的懸崖峭壁，終年蓋滿着雪。一條一條的急流從崖上奔瀉而下，成爲永遠不斷的瀑布。其中有一條是往西流的，在一座高聳入雲的懸崖上倒掛下來；當夕陽西下，一切景色都籠罩在黑暗裏的時候，獨有那條瀑布，還給滿滿的陽光照着，遠望好似一陣金雨。爲了這個緣故，鄰近的人都把這條瀑布叫做金河。奇怪的是所有這些急流，沒有一條流入盆地的。它們統統流到山的背後，蜿蜒曲折的流入廣闊的平原和人煙稠密的城鎮。但是煙雲老是堆聚在積雪的山峯上，軟綿綿的停留在山谷上空；所以在酷熱亢旱的季節，四周的地方都熱得像火燒一般的時候，這小小的盆地裏還是有雨水；而且五穀結得那麼豐盛，乾草長得那麼高，蘋果那麼紅，葡萄那麼藍，釀的酒那麼濃，蜜那麼甜，使看到的人都認爲奇事，一般的把那塊盆地稱做寶谷。



這塊盆地整個兒是希華茲、亨斯、葛呂格三弟兄的產業。希華茲是老大，亨斯是老二，都生得奇醜，長長的眉毛往下掛着，又小又遲鈍的眼睛老是半開半闔的，叫你沒法看透他們的心事，只覺得自己的心事倒被他們看破了。他們靠耕種這個寶谷過活，而且極會經營。凡是吃白食的東西，他們統統殺掉。他們射死山鳥，因為啄食果子；殺掉刺蝟，因為怕牠去吮吸母牛的奶；藥死蟋蟀，因為在廚房裏偷吃麪包屑；悶死知了，因為牠們整個夏天在菩提樹上叫。他們叫僕人工作，卻不給錢，等到僕人不肯再幹下去的時候，他們就吵嚷起來，把僕人趕出大門，分文不給。有了這樣的田地，加上這樣的經營，他們再不發財才怪呢！可是他們的確發了很大的財。他們總想方法把穀子囤積起來，等價錢漲上兩倍的時候才脫手；地板上堆滿了金子，卻從沒施捨過一個小錢一片麪包皮；他們從不上教堂做彌撒，付教會的什一稅時老是喃喃咕咕的抱怨。總而言之，他們的脾氣是那樣的殘忍，那樣的刻薄，以致得到一個綽號，叫做「黑弟兄」，這是和他們有過交道的人起的。

小兄弟葛呂格的容貌性情，和他的兄長相反，至料想或願望以外的程度。他今年祇不過十二歲，面貌生得十分秀麗。他對於無論什麼生物，都極慈和。自然，他對於兩個長兄極不合意；反轉來說，他們也不和他和諧。當他們要烤燒東西的時候，常常命令他充當烹調的榮職。但是烤燒的事是不大有的，因為平心而論，他們自奉之吝嗇，並不下於對人。葛呂格有時洗洗鞋子、地板或碗碟。間或有些吃剩下來的東西，他們就算獎勵他的獎品。有時他們要提起拳頭來毆打他，作為教訓。

這種情形繼續了很久。後來，碰到一個雨水極多的夏天，四周的地方什麼都變壞了：那些堆積着的乾草，全被洪水沖到海裏去了，那些葡萄樹被冰雹壓成碎片了，五穀都染了黑病（植物一經傳染此病，就不能生長。）而死了。僅在這寶谷裏依舊安然如常。其他各處沒有雨時，這寶谷裏卻有雨；其他各處沒有太陽時，這裏卻有太陽。所以人人到他們那裏去買穀，回去時，個個都要咒罵那黑弟兄。因為他們的討價十分苛刻；除了那些祇得求乞的窮人以外，其餘的人沒有一個

不應他們的討價。甚至有幾個求乞的窮人，竟餓死在他們門前，他們還是毫無可憐之心。

一天，快近冬季了，天氣十分的冷，希華茲和亨斯出門去了，叫小兄弟葛呂格在家裏料理烹調之事，臨走時訓戒他道：『不准讓誰進來，也不許任何東西出去。』

這天大雨如注，廚房裏的牆上已沖得不成樣子。他坐在火爐邊烤肉；翻而又翻，烘得差不多要熟了。『何等可惜！』他想到：『他們從未請人吃過一頓飯！我確信他們有這樣的一塊羊肉，別人恐怕連這樣大的一塊麩包還沒有呢！請他人同吃，或許能使他們的心地愉快哩。』

正當他自言自語的時候，忽然有人在外面連聲叩門；這聲音重而且笨，好像叩門的人細綁着在門上亂撞；又好似一陣狂風吹在門上。

『這一定是風吧？』他自對自說：『這裏的門，決沒有誰敢連聲叩的！』

不，這那裏是風，又在重重地叩了。特別令人奇怪的是，叩門的人似乎很急

毫無顧忌之心。葛呂格就走到窗前，開了一扇窗，探出頭去看是誰？

門外是一個容貌奇特的矮人；這是從他墜地以來所從未見過。那個人生有一個很大的鼻子，色微黃。他的雙頰，圓而又紅，似乎在前二三天裏吹過一個不易撲滅的猛火。他的眼睛，閃閃的發着一絲絲的光。他的鬚鬚，一層層的懸在嘴的四周。頭髮呢，呈着灰白顏色；並且長長的下垂到肩頭。他的身材，不過四呎六吋。所戴的帽子，同他身體差不多高，頂上還插一根黑羽毛，約有三呎多長。他的襯衣，向後面拖開，可稱它是「燕尾服」。但是它被巨大而有光澤的黑大衣所遮住。在無風無雨之日走着，那大衣實在太長了。當風在古宅的四周怒號時，從穿者的肩上全部牽出來，大約比他的身體要長過四倍哩。

葛呂格對於這位罕見的生客，十分驚駭。他默然癡立着，好似一隻木鷄。老人又在強有力的叩門了！隨後回轉頭去看他那被風吹拂的大衣。就瞥見葛呂格黃髮的小頭，夾在窗口，兩眼睜睜地發呆。

「喂！」矮老人說：「這樣子不是對待客人叩門的禮節！我淋濕了，讓我進



門罷！」

的確，矮老人真的淋濕了；他帽子上的羽毛下垂了，好像一條狗尾巴！水點浙瀝的滴下，彷彿一柄受過雨水的傘。肩上的雨水流進他背心的袋裏，並且又重復從袋裏流出來，和運磨的水流無異。

「先生，請你原諒我，」葛呂格回答道：「我很抱歉，實在不能夠讓你進來。」

「爲甚不能夠？」老人問。

「我實在不能夠讓你進來。否則我的哥哥知道了，就要打死我。請問你，要些什麼？」

「要？」老人倔強的說：「我要避避雨，烘烘火。那邊熒熒的火光，照得滿牆通紅，卻沒有什麼人取暖！讓我進來吧；我祇要暖暖我的身體就夠了。」

葛呂格的頭早已探在外面好久，覺得外面的空氣的確很冷；既而回轉頭去瞧見可愛的火光，向煙囪裏噴着，似在舐嘴，嘗嘗那塊鮮美的羊腿。他的心，頓時

軟化了；以前堅決不讓老人進來的心思，消去無形。「他看上去濕透了。」葛呂格默念：「讓他進來停留一刻鐘吧。」於是走到門傍，開了門，讓老人進來。一陣狂風，隨了老人吹進屋子裏，煙囪被牠吹得搖動。

「這樣子才是好孩子，」矮人說：「別怕你的哥哥，我會對他們說的。」

「請你不要如此做，我不能讓你久留在此地，當他們回來之前，你要出去的。他們見了，要打死我呢！」

「唉！我極不高興聽到這種說話！我究竟能夠留在這裏多少時候呢？」

「待這塊羊肉烘熟。現在，羊肉已變成棧黃色了。」

老人走進廚房，在爐邊的突出部坐下來。他的帽頂差不多和煙囪相並。

「先生，不久你就可烘燥了。」葛呂格說罷，重又坐下翻羊肉。但老人的衣服並未烘燥，而依舊一滴滴地滴下衣上的雨水。火嘶嘶作響，並且被熄滅而弄得不成樣子了。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外衣！每個襠裏好似溝渠一般的流出水來。

「先生，請你原諒！」葛呂格看看鐘已經過了一刻，水流得滿地，好似水銀

般的小河。因而說道：『請把大衣交給我好麼？』

『不要勞你，謝謝你！』

『你的帽子呢？』

『一起都不要勞你，謝謝你。』老人說着，稍微露出一點粗暴的神氣。

『但是，……先生……我很抱歉！』葛呂格遲疑不決，斷斷續續的說：『但是……實在，先生，你……把火弄熄了。』

『這樣子才可將烘熟的時間延長啊。』客人用冷淡的口吻回答。

葛呂格對於他的冷淡和謙虛相混的舉止，十分驚訝。他回轉頭去，對了掛羊腿的繩子沉思有五分鐘之久。

『這塊羊肉看上去很好，你能給我一小塊嗎？』

『對不起，這卻不能。』

『我很飢餓，』老人接着說：『我已經一天多沒有吃過東西。在這上割下一小塊，他們不見得會覺察！』

他的憂傷的語調感動了葛呂格的心坎。『今天他們允許我一小片，我就把這一小片給了你罷；但是不能夠再多一點。』

『這樣才是個好孩子。』

葛呂格烘熱了一隻碟子，磨快了一柄小刀。想道：『我不能顧到爲這事而受打了。』正當他切下一小片時，外邊在乒乒乓乓地敲門了。老人聞聲連忙從火爐邊上跳下，好似突然遇到意外的樣子。葛呂格忙把切下的一小片，極力的裝於原處，想使他們看不出刀痕。於是就奔去開門。

『爲什麼令我們立在雨中？』希華茲說着就走進門來，用傘朝他面上打去。

『喂！你在做甚麼？無賴！』當亨斯隨着他兄弟走向廚房裏去時，賞了他一個耳光。

『上帝保佑！』希華茲推開門時，這樣喊了一句。

『但願如此！』矮老人說着忙脫下尖頂帽，立在廚房的中央，急急的向他們鞠躬。

『這是誰？』希華茲說着就提起一根做麪包的木棍，回頭去向葛呂格怒視。

『哥哥，我不知道。』

『他怎樣進來的？』

『我親愛的哥哥，』葛呂格帶着哀求的狀態說：『他很濕呢！』

麪棍向葛呂格的頭打去，這時，老人忙把尖頂帽阻住。這樣一來，帽上的水點，直噴出來，濺得滿室。這是多麼奇怪的事情，棍子剛巧遇到帽上，就從希華茲手裏滑去，好似一根稻草，遇到了狂風那般的在空中盤旋。最後，落到室裏的最遠一個角落裏去。

『你是誰？』希華茲轉身向老人詰問。

『你做什麼事情的？』亨斯也怒問着。

『我是一個可憐的老頭兒，先生！』老人很謙遜地回答：『我從窗外瞧見你們的火，所以請求進來避避雨，不過一刻鐘功夫。』

『現在請你走出去，』希華茲說：『我們廚房裏的水很足夠，這屋子不是供

給你來烘衣服的。』

『今天天氣很冷！怎樣叫我就走呢！你看，我的頭髮已經白了。』

『噢！你在這裏已經很久，應該暖了，快出去！』亨斯說。

『先生，我很飢餓；在我出去以前，你們能給我一小塊麪包嗎？』

『麪包，有的！你想嗎？可是我們不願施給你這種凍死鬼吃。』

『你爲什麼不把帽子上的羽毛賣掉？快走出去！』亨斯蔑視他說。

『一小塊好了。』

『滾開！』

『請走吧！……』

『盡死去吧！』亨斯大呼着，並且伸手去抓老人的衣領。手剛碰到老人的衣領，他即隨那麪棍而去，老是滾過去，一直墜在角落裏的麪棍上。希華茲見了萬分忿怒；奔前去想推老人出去。誰料手剛觸到老人身上，自己卻隨着亨斯和麪棍一同墮到牆角那邊去了；並且他的頭撞在牆壁上。

老人迅速的向另外一個方向旋了旋身，擲起他的大衣，戴上尖頂帽，捻了捻鬚鬚，對他們立着，冷淡地說：「兩位先生，祝你們早安！今晚十二點鐘，我還要來拜訪一次。剛才你們待我如此不客氣，你們別驚奇，今晚將是我最後一次的拜訪呢。」

「你如果再來……」希華茲喃喃唸着。從角落裏出來，心中有些恐懼。他還沒把話念完，老人已經出去了。砰的一聲，門也關上了。同時，一團烏雲盤旋到寶谷裏，既而一陣大雨。

「你做得好事，葛呂格 把羊肉拿來。」希華茲說。

葛呂格呈上羊肉，希華茲看見已割去一片。「怎麼？已經割去了一塊？」

「哥哥，你曾經允許我一小塊。」

「哦！我料想你一定趁熱割下的，而且把湯汁全部取去了。從此，我要隔好久再許你這樣做呢。嚇，滾開！請你到煤窖裏去，待我喚你的時候再來！」

葛呂格悶悶地退出，二個哥哥狼吞虎嚥地吃着。喫剩下來的，鎖到碗櫥裏去

。飯後又喝了許多酒，喝得大醉。

這天晚上，呼呼的狂風不停地吹着，衝湧的雷雨不歇地下降！兩個哥哥的神志尚清，在就寢前，把窗關好，把門門好。他們是睡在一個房間裏的。鐘敲十二下，忽然來一個很響的聲音，驚醒了他們的好夢。那時全屋都震動，大門已吹關了。

「什麼？」希華茲從牀上跳起來大聲呼喊。

「我啊！」老人回答。

他們坐在枕上在黑暗裏望去，房屋裏完全是水了。朦朧的月光照着，似乎這水由百叶窗那裏進來。房間中央浮着一箇很大的水泡，忽浮忽沉的在水上旋轉；宛如一個浮在水面的木塞。在那水泡上，立着一個衣帽端正的老人。這時，他們覺得屋子裏非常空洞，因為屋頂已被狂風吹掉啦！

「對不起，我又來驚動你們了。」老人帶着譏諷的口吻，說：「我猜想你們的牀溼了，還是到你們弟弟的室裏去吧。那邊的天花板我還給他留着呢。」



他們不加思索，立刻向葛呂格那裏奔去，弄得滿身淋漓，心中又很恐怖。

『你們可以在廚房裏的桌子上找到我的名片。』老人在背後喊着。『記好，這是末一次的拜會！』

『聽天由命吧！』希華茲戰戰慄慄地說。這時房裏的水泡不見了。

黎明時，他們從葛呂格的窗口望出去，那可愛的寶谷，變爲頹敗的荒涼的區域了。洪水沖盡了樹木，沖盡了五穀，沖盡了所有的家畜；所留存下來的，荒蕪的沙土和墨黑的污泥而已。兩個哥哥戰戰兢兢帶着恐懼的神色匍行到廚房裏。水已浸壞了樓下的穀；金錢和一切可以移動的東西，全都沖個乾淨！只在桌子上留有一張白色的卡片，上面印着大而長的幾個字：『西南風先生』。

## 第二章 三弟兄的善後和金河王的出現

西南風先生保守着他的話，他這次很有關係的拜訪之後，不再到寶谷裏來了。更壞的是：他和親屬西風等很要好，他運用了這種勢力，只要叮囑一句，他們都依照他的話做去！所以，足足在一年之內，他們都沒有來過；雨也沒有落到寶谷裏。雖然四周的草木依舊很茂盛，可是三弟兄的產業完全變成荒蕪了。原來那些豐肥的田地，變為輕鬆的沙土。總之，他們那裏能夠和不幸的天時相抗呢！於是，不得不拋棄了無用的產業，到城裏去謀生。可是他們囊空如洗，幸虧還有幾隻精緻的舊式的金碟；這是非義之財的最後剩餘。

「我們改業金工吧？」當他們走進了城，希華茲對亨斯這樣說：「這是一種好行業，我們可以攪入許多銅進去，沒有誰能瞧破的。」

這個計劃的確很好！他們租了一個爐子，去做金匠了。可是有二種小原因，使他們的生意大受影響：第一，顧客不歡喜攪銅的金子；第二，他倆賣掉一點東

西之後，時常命葛呂格看守爐子，自己到隔壁酒店裏去喝酒，把賺來的錢化光。因此，所有的金器都熔盡了，都吃光了，沒有餘錢去買進原料來。弄到後來，把所剩的最後一個金杯也要熔掉；這是葛呂格的叔叔贈給他的禮物。他雖然除了飲過牛乳或水以外，從未在這杯裏飲過別的東西，可是十分歡喜它，葛呂格實在不願意捨去這樣一個可貴的東西。這隻酒杯製造得很奇特，它的柄是用兩道金絲的環做成的，構造得非常精緻，看上去不像金屬的，而倒像絹絲做成的。這兩道金絲，一直通到杯口，構成了一部鬚鬚，鬚鬚上面有一個鼻子，顏色是紅的。鼻子上面有一對圓眼睛，炯炯發光。好似看守着杯子的四周，令人不敢去接觸它的樣子。有一次，希華茲喝乾了杯裏的酒，看見那對眼睛對他閃爍了十七次之多！現在要把這隻杯子熔掉了改做調羹，可憐的葛呂格心頭多麼悲痛啊！彷彿有無數尖刀在刺他的心坎。他沒有辦法，祇得任他們擺佈。兩個哥哥僅報他一笑，忍心地把杯子丟進熔鍋。然後，他們又照常到酒店裏去了。

他們走後，葛呂格向他的老友作最後一視。下面的細絲已熔了，僅留一個鼻

子和一雙尖利的眼睛；似乎比以前更兇惡了。失望之餘，他悶悶不樂地踱到窗前去坐下；去呼吸一口傍晚的新鮮空氣。從窗口遠眺，可以見到那高高的山嶺，鑲在那寶谷裏，並又倒映到金河裏。這時，日已西沉，山頂的巖石，被太陽的餘輝照耀，成紫紅的顏色。光亮灼熱的紅雲漂浮在山頂，宛如伸縮的火舌！那條金河的河水比一切都亮，好似純金的顏色。強烈的餘輝從汨汨的微波裏反射出來，空中就現出一條廣闊的弧形的虹霓；映在水花上，忽隱忽現。

「唉！」葛呂格欣賞了一會兒，高聲的說：「倘使這是一條金子的河，那多麼好呢！」

「不，那是決不會的。葛呂格。」很清晰的聲音傳入他的耳朵。

「啣喲！這是什麼呀？」他大聲喊着，並且跳起來，向四周找尋，看了許久許久，並沒有半個人影。他重又坐近窗傍，這回不再開口，可是他不能再想到：倘使這條河變了金的多麼好！

「不能夠的，孩子。」這聲音比先前更響了。

『上帝保佑！』葛呂格重又說道：『這是什麼呀？』說着，又立在屋子中央，極迅速地東顧西盼，前後張望。方才的聲音，似乎這裏有人，或許匿在他背後吧？『咯咯，啾啾咯。』現在爽性是快樂的唱歌聲音了。這不過是柔和而廣續的音調，好像壺水的沸騰。葛呂格又望望窗外。不，這聲音的確是在屋裏。在樓上或樓下吧？不，這的確是在這間屋裏。轉瞬之間，清楚的音調重又迅速的唱起來了：『咯咯，啾啾咯。』發音似比以前較響而且較清楚。他跑到鍋傍，從小洞裏望去，覺得這聲音是從鍋子裏發出來的。他便揭開蓋子，嚇得倒退了幾步。因為鍋子裏真的在唱呢！他直退到最遠的牆角裏，張開了口，高舉了手，呆呆的立着。歌唱停了，又發出那清楚的聲音來。

『喂！』鍋裏又傳出這個呼聲。

葛呂格不敢回答。

『喂！葛呂格，我的孩子！』鍋裏這樣的說。

葛呂格振作精神，直向鍋子走去。望望鍋子裏，金子完全溶化，面上十分平

靜，十分光滑，好像小河似的。當他望進去時，並不能照見他的面孔，只見下面浮起他老友的面子和眼睛來。那鼻子和眼睛比先前更紅更尖銳。

「來，葛呂格！」鍋裏說：「快拿我出來！」

葛呂格驚駭得呆了，一動也不動。「拿我出來！」更說得響了。

葛呂格仍舊不敢動一動。

「你究竟願不願拿我出來？」鍋子裏憤怒的說着。「我熱煞了。」

葛呂格放大膽子，握持了熔金的鍋子，倒出那金子。但是他倒出來的，並不是金液，起先現出一對黃色的小腿；再後露出衣角和一付手臂，又在腰間；最後連那很熟識的面孔也現出了，原來就是他的老朋友——杯柄上的面孔、手臂、脚……這一切完全現出了。一個勇武的矮人，約摸一呎半左右長，立在地上。

「這樣做才是道理。」矮人說着，伸出他的脚和雙手，並且把他的頭搖擺着轉動着，約有五分鐘之久。葛呂格驚駭萬分，立着沉思。那個矮人穿着精緻的以金絲織成的開口裏衣；五顏六色的光輝，在衣上閃耀；好似鮮明的珍珠受到了光

線而發出的光芒。矮人的鬚鬚和頭髮很長，曲曲翹翹的垂到地上，且在飄動，非常好看。他的容貌，那是另外一件事了，他的皮膚稍微有一點兒粗糙，略似黃銅，臉上表示很倔強很執拗的神態。矮人停止了他的動作，睜開尖銳的眼睛注視着葛呂格，約有一二分鐘。

「不，那是不能夠的，孩子！」矮人說。

自然，這是不連續的說話。大概是答覆葛呂格所轉的念頭吧。但是無論指的是什麼，葛呂格心裏早已很明白。所以他很恭敬很謙遜地應了一句：

「先生，那是不可能的吧？」

「不可能！」矮人堅決地回答：「不，那是不可能的！」當他說這句話時，他把帽邊垂在額際，且在室裏一忽兒走前三尺，一忽兒退後三尺，前走後退了好幾遍。最後，把腳舉得很高，隨即猛然放下。

葛呂格想了一會，覺得對於這個客人沒有什麼可畏，並且為好奇心所驅，遂冒險發了一個奇妙的詢問。

『先生，』他遲疑不決的說道：『你可是我的酒杯？』

矮人將身體突然旋轉了一下，走向他面前，且挺起了胸膛。『我，』矮人說：『是金河王。』說罷，又旋轉了兩次，似欲給葛呂格以充分的時間，使他由這通名的話而起的恐怖消滅似的。末後，矮人重又走到葛呂格面前，靜靜地立着，好像待他發言。

葛呂格窮思極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『願我王平安！』

『聽着！』矮人不答覆那句恭敬話。『我是金河王，你看我的外貌似乎很兇惡，其實那是由於一位權力很大的國王的惡意，現在你把我從他的魔法裏解放出來了。你的苦楚和你狠毒的哥哥的行爲，我全都知道；所以我願意替你盡力。請你依我的話去做。不論什麼人，都可登上那個山頂，在那裏能尋到金河的發源處。祇要注下三滴聖潔的水，就能變爲金子的河。但是，如果第一次失敗了，第二次便不能成功！倘使有人把不神聖的水滴在河中，那末他必定會溺死，並且變成一塊黑石！』金河王說罷，跑到爐邊，跳到炎炎的火焰裏去。他的形體立刻變紅



，變白，變得透明，由透明變為閃耀——光亮異常的火焰。冉冉上升而消失；金河王完全化成汽了。

『噯！』葛呂格喊起來。並且奔到爐旁，仰視着煙囪念道：『啊呀，我的酒杯，我的酒杯呢！』

## 第三章 亨斯探尋河源

金河王剛剛消失，希華茲和亨斯飲得爛醉的回家了，他們一邊走一邊喧嘩。到了家裏，發覺失去了最後剩下的金杯，酒也醒了，就捉住葛呂格，毒打了一刻鐘。敲打之後，他們在椅上氣吁吁地坐下，並且責問葛呂格怎樣會失去的？葛呂格就把方才的經過一一說給他們聽。他們那裏會相信！葛呂格反而又吃了一頓重打；直到他們的手臂疲倦，才躺在牀上睡去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他仍舊如此說，於是兩個哥哥有點相信葛呂格的話了。兩個哥哥對於一個困難問題爭持了好久。那問題是他們兩人中究竟誰先去試試他的幸運？一句話不對，他們就拔刀交鬪。喧鬧的聲音驚動了鄰近。鄰人看見他們不能和解，就去喚警察來。

亨斯得着消息，就脫身逃走。希華茲被警察擒住，送到局裏去。因為他們擾亂治安，要罰他錢。可是他已將最後一枚辨士付了酒錢，所以只好坐監牢，須待交出罰款後，才准出獄。

亨斯聞得如此，十分快樂。就打定主意，預備即日動身，到金河那裏去。怎樣去得到聖水呢？那是一個問題，他走到教士那裏去要聖水，可是教士因為他品行放蕩，那裏肯給他呢！於是，他只好生平第一次，在晚上到禮拜堂裏去做晚禱，乘人不防備的時候，偷了一杯聖水回去。

明晨，天還沒有亮，他已經起床。把他以為清潔的聖水，裝在一箇堅固的瓶裏，拿一隻提籃裝了一瓶酒和一些食物，背上肩頭，一手握了手杖朝那山邊出發。在他的旅途上須經過那個牢獄。他就探頭到窗口，望了一下，但見希華茲在柵欄裏窺探，面上十分憂鬱。

『早安，哥哥。』亨斯問道：『你可有什麼信帶給金河王？』

希華茲咬牙切齒的憤怒，用盡所有的氣力撞着鐵柵。亨斯僅付之一笑，並且叮囑他保重身體，回來時再來看他。說罷，把他肩頭的籃子聳了一聳，還把那瓶聖水向希華茲搖幌，瓶裏起了水泡。於是，他扮了一個鬼臉，跨着大步而去。

這是一個美麗的早晨，即使是不去探尋金河的人，在這時作着山中旅行，也

能感到愉快的。在縹緲的霧氣上面，兀出着高峻的山峯。下段的絕壁，作灰白色，與那空中的水汽分辨不出。這時旭日已升起，山峯一層層的現出來。山上的石塊，也就跟着變成一塊一塊鮮紅的瑪瑙，從那蒼翠茂密的松林裏顯露出來。山峯上有各種奇形怪狀的大石頭，蟻蟻地錯雜着。有時高山上的積雪，被日光照耀着，反射出鮮豔的光芒，好像電光。遠遠地看去，山峯的絕頂戴着終年不融的白雪，靜靜地臥在碧天之下，比曉霧更淡，但更潔白而無變化些。在那無雪的山巔，便是金河的發源地。目前幾無日光照到，只有最高的浪花，在那起伏的瀑布上升起，好像徐徐飄動的煙，隨着晨風飄散。

亨斯的目的只在探尋河源，對於這種好風景，不能令他注意。爲了想獲得黃金，他跑得極快，所以他走到青山底下時，雖然走的時間不長，可是已經疲乏了。他稍微休息一下，繼續奮勇地爬山。爬了一段，遇到一片冰河。他雖在寶谷裏住過好久，但是從來不曉得這個山上有一片很大的冰河。冰河非常之滑，十二分難走。然而，必須越過這片冰河，才能達到金河的源頭呢。在亨斯的一生中，從

來沒有走過這樣一片艱險而少見的冰河。但是爲了要達到他的目的，他不得不放大膽子，像一個跑慣山路的山民那樣地走去。在那半山裏有水流下，發出洶湧的聲音，極其宏大。間或被風所吹，便變成悽慘的嗚咽似的音調；好像人們愁苦傷痛時的呻吟。冰河裏的冰塊，有時從高處滑跌下來，變成凌亂無章的形式，亨斯看看完全不像普通的冰塊。它們的形狀好像活人，作着種種顛沛流離的樣子。

無數迷人的影子，無數慘淡的光線，在淡藍的峯尖附近飄動着搖幌着。那看不見的水聲隆隆的響着，弄得這個旅者心神慌亂，耳朵也聽不清楚，頭也昏暈了。他備極艱難地向上爬，景象愈走愈淒涼，冰塊時時碎裂滑落在他的腳前，在他周圍搖曳的山峯，彷彿在向他點頭。有時，大塊的冰層滑跌下來，震響得像雷鳴。他在可怕的冰河上屢經艱險，嘗盡那種劇寒的氣候，他時時把恐慌壓制下去，終於走到了最後一片冰河，再也耐不住了，他就竭盡精力，冒險地聳身一躍，躍到山地上。

他爬冰河時，爲了減輕重累，不得不把食物籃拋棄。現在他飢餓了，不能得到一點食物，只好捨着身傍的冰塊，塞在嘴裏亂嚼。冰塊雖然不好充飢，卻解決

了他的口渴。外加他在那裏休息了一小時，精力已經恢復。他心頭的貪慾又鼓勵他再來勞苦地上山去。

現在在他的行程前面，是一個赤裸的紅石脊，路上盡是石頭，沒有一根草葉，便於行走；沒有一點凸出的東西，遮住南方照來的烈日，供給他一點陰影。

午時剛過去，陽光灼燙着他所經的地方。四周的空氣很靜寂，完全沉浸在熱浪裏。極度的乾渴，不久就增加他的疲倦。亨斯走得苦極了。他看了又看，注視着腰間的水瓶。最後他如此想：『三滴水夠了，我可以把其餘的水來潤潤嘴了。』

於是，他去了瓶塞，湊到嘴邊去。這時他看見旁邊的石上伏着一個生物，在那裏蠕動。他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隻小狗，發着臨終的氣喘，舌頭伸出口外，四脚挺直，乾得一無生氣的樣子。許多黑螞蟻紛紛地爬到牠的脣邊和喉頭，彷彿牠已經死了。牠底眼睛對了亨斯手裏的水瓶注視着。表示求援的樣子。亨斯把水瓶揚了一揚，只願自己飲着。飲好後，用腳踢開小狗，又向前走去。這時，忽然一個黑影推到蔚藍的天空，他不明白是爲了什麼原因。

前面的路程，愈走愈險峻，愈走愈崎嶇。本來高山上的空氣，使人感到涼爽。可是，這時的山上，非常酷熱，竟能使人的血熱得沸鼎呢！遠處的瀑布聲，在他聽來，好像在嘲笑的样子。亨斯越走越覺得口渴了。又過了一小時，他又望望身邊的水瓶，瓶裏還有半瓶水，總比三滴水多過好多倍。於是，他又站停了，拿去瓶塞。正當他湊上嘴去飲時，忽然又有什麼東西在他脚前蠕動了。那是一個漂亮的小兒童，身體攤開在石上，一付垂死的樣子，他的胸口急促地呼吸着，兩眼緊閉，嘴唇焦灼着。亨斯毫不介意地投視一眼，飲着水瓶。飲好後，繼續趕路。這時，一道烏雲在空中升起，長長的蛇形似的投在那些山邊。亨斯彳亍而前。那時太陽快落下去了，光線雖然稍淡，可是並沒有減少空中的炎熱。那種沉重如鉛的死空氣重壓着他的額際和心口。幸虧目的地不遠了。他仰頭望望，看見金河的發源地方，離開身邊不過五百步了。他休息了一會，透了一口氣，繼續踴躍向前，完成他的偉業。

這時，忽然聽得一個低微的呼聲，他回轉身去，瞧見一個白髮的老人僵臥在

巖石上。他的眼睛深陷，面孔灰白，這種種是臨死前的狀態。「水！」老人向亨斯張開了手臂，無力的喊道：「水！我將死了。」

「我沒有。」亨斯答道：「你這樣老了，死也應該了。」說罷，他跨過這個虛弱的身軀，只管向前走去。

這時，一道青色的電光，由東面閃來，好似一把指揮刀。在天空閃了三次，最後只留下一道不透光的黑影。太陽急促地沉下去，它突然向地平線下面一跳，好似一個通紅的鐵球。

金河裏波濤的汹涌聲，刺入亨斯的耳朵。他已立在那河邊，浪花上被暮時的紅光反照着，明亮得像火焰。波浪的聲音非常宏大，亨斯聽了不禁頭暈目眩。他戰戰慄慄地將腰帶裏的水瓶取下，拋到那急流的中央。當他拋下瓶時，一陣凜冽的寒氣向他噴來，他嚇得一邊退後一邊狂呼；一不留神，他仆跌在河裏。澎湃的水聲罩沒了他的呼喊。他變成了一塊黑石。

到了晚上，河水更加悲切地鳴着，朝那黑石衝擊。



## 第四章 希華茲探尋河源

葛呂格獨自在家裏守着亨斯回來，等了好久不見他回家，心中忡忡。葛呂格就跑到監牢裏去看希華茲，告訴他關於亨斯的事情。希華茲聽得了，十分快樂。

並且說：「亨斯一定變了一塊黑石頭，我將要到那河源旁邊去覓黃金！」

葛呂格十分憂愁，這晚足足哭了一夜。明天他早上起來，沒有錢和麵包，只好到別的金匠那裏去幫做。他克勤克儉的做了幾時，積了一些錢，足夠繳付希華茲的罰款了。他遂把全部錢財給了希華茲，使他出獄。希華茲十分高興，說是可以得到河源的黃金了。但是葛呂格卻只求他去探訪亨斯的下落。

希華茲聽得亨斯如何偷到聖水，他想這種做法金河王怕會認爲不合理的。他打定主意把事情處理得周到些。又向葛呂格要了一些錢，到牧師那裏去。牧師就給他一些聖水。他十分滿足地回家。

明晨 太陽還沒有升起，他已起牀了。在籃裏盛了些麵包和酒，並將聖水裝

進一個瓶子裏；一切預備好後，朝着山邊出發。他像弟弟一樣，也遇到冰河，也是捨去了食物籃，困難地走過去。

那天雖然沒有雲，可是也不十分光亮：那邊一陣昏沉的濃霧，滿佈在天空。向山上看去，陰沉而朦朧！他爬上了那危險的山上，口渴了，正想把瓶口接到唇邊，看見一個小孩，躺在巖石上，靠近他的身旁，呼喊著，向他要水。

「水，有的。」希華茲說：「在我自己還缺少一半呢！」說罷，只管走去。這時，日光似乎昏暗了一些，一片烏雲由東面推上。他繼續走了一個鐘頭，又口渴了。這一回，他瞧見一個老人，在路上喘氣，並且聽見老人向他討水。

「水，有的。」希華茲回答：「在我自己還缺少一半呢！」說罷，只顧向前走去。

光線似乎被一層紅霧隱沒了。烏雲一陣陣地推上，翻翻側側顛顛倒地好像海裏的洶濤！一個陰暗的長影投射在他的路上。

希華茲又爬了一個鐘頭，又感到渴了，拿起瓶子接近嘴唇，正待喝時，彷彿

看見亨斯頓臥在他面前，向他伸手討求。

『哈哈！』希華茲笑道：『你在這裏麼？孩子，想想我獄中的鐵柵罷！水，有啊，你想麼？這是我爬山越嶺千辛萬苦帶來給你的！』說罷，他跨過了亨斯頓去。走了幾步，回轉頭去望望，那裏並沒有人。

他十分恐懼，爲着什麼？連他自己都不明白。但是想獲得金子的念頭，勝過驚恐，於是他向前奔走。

烏雲一陣陣地升到天空，雲裏驟然發出針一般的電光，又冒出黑煙來。太陽已經落山，天邊紅得好似一個血湖！一陣猛風從天邊吹來，分開了紅雲，變成碎片，並且散布開來。變得很昏闇了。當希華茲立在金河的源頭旁邊時，河裏的波浪變得烏黑，宛如雷鳴時的雲朵。可是它的水泡紅得像火！河裏呼號的水聲和天空的雷鳴，嚇得他忙把水瓶丟到河裏去。這樣做着的時候，一陣閃光向他眼睛照耀，在他身旁的地立刻破裂了。他狂呼起來，可是河裏的水聲掩沒了他的狂呼！

希華茲也變了一塊黑石頭。金河的怒浪沖上兩塊黑石，終夜不息的響着。

## 第五章 葛呂格尋河探源和他的成功

葛呂格在家裏等了好久，還不見希華茲回來，心頭萬分憂愁。他因為沒有錢，所以又到別的金匠那裏去謀活。他辛勤的做着，收入卻極微。一二個月之後，心頭更加煩悶不樂。於是，打定主意到金河那邊去試試他的命運。「那位金河王看上去似乎很和氣，」他想：「我猜他不曾使我變成黑石吧？」他便到牧師那裏去，牧師立即給了他聖水。於是在早晨，他帶了麵包和那瓶聖水；一早向山邊出發。

那冰河比他兩個哥哥走的還要難走！柔弱而不走慣山路的他，覺得十分疲倦。他遇到了好幾回的危險，幾乎跌倒。他把麵包和籃子都丟掉了。在那冰河下，忽然發出一種可怕而奇怪的喧鬧聲！葛呂格走過了冰河，在草上休息上很久，才繼續向山上爬去。這時是一日中最熱的時候，他爬了一小時，口渴得不得了，正待照他哥哥那樣喝水時，瞧見一個老人，從那山路上下來。看上去十分衰弱，老

人倚着手杖走來。

「孩子，」老人說：「我渴得乏力了，給一些水我吧。」

葛呂格對他看了一眼，見他面容灰白，非常疲憊，就把水瓶遞給他。「請你切勿喝完。」葛呂格說。可是老人一口氣喝去了許多；瓶裏祇剩三分之一了。老人祝了他一聲「平安」去了。葛呂格也就欣然前進。

一方方的草地，走得他很舒適，蚱蜢在巖石上奏着歌曲。他聽了這種少聞的音調，不禁神往。

復走了六十分鐘，口更渴了，他覺得非喝水不可了。當他拿起水瓶時，瞧見一個小孩，躺在路旁喘氣，很可憐的向他討水。葛呂格和自己的願望在心頭鬥爭了一會，決定再忍耐一下；就把水瓶湊近小孩的嘴唇，給他喝水。這一回，僅喝剩幾點水了。那個小孩喝罷了水，朝他微微一笑，就起來奔下山去。葛呂格望着他的背形，直到他變得微小如小星爲止。葛呂格再走了一程，看見那邊的巖石上，開放着各種美麗的花朵！綠色的青苔和燦爛的淡紅花，好似天空最深時的顏色。

還有潔白的透明的百合花，也錯雜地開着。紅的紫的蝴蝶，在空中隨處飛舞。這時，天空發出皎白的光輝。這種美景，葛呂格還是生平第一遭遇着呢。

再走了一小時，口又渴得不堪，可是瓶裏祇有五六點水了；他那裏敢喝去。當他正把瓶繫好在皮帶上時，瞧見一隻小狗，躺在巖石上急促的喘氣。正同亨斯遇到的情形一樣。他立定了，向牠呆看，隨後，瞧見那金河祇離他五百碼不到了。這時，他又回想到矮人的說話：『第一次如果失敗了，第二次便不會成功！』他想：『祇有五六點水了，不能救牠了。』因為他要拿三點水滴到金河裏去啊！他想跨過那條狗，狗忽然可憐地悲吠起來。他祇得停了脚步，說：『可憐的畜牲，倘使等我回來時再救，一定死去了。』他覺得小狗可憐，心頭不忍。『我不能顧及黃金了。』說罷，開了瓶塞，把所有的水全都注入狗嘴。

這時，狗の後脚立起來，尾巴也不見了。耳朵慢慢地拖長，柔軟得和蠶吐的絲一般。又好似閃閃的黃金。狗的鼻子變成紅色；眼睛炯炯發光。過了三秒鐘，狗完全不見了。在葛呂格的面前立着一個相識的金河王。

「謝謝你，」金河王說：「不要擔心，你所做的一切都很合理。」

葛呂格對了這種意外的結果，顯得十分慌張！

「你爲什麼不早些來？」矮人繼續說道：「爲什麼讓你奸惡的哥哥先來？累我費了許多氣力把他們變成黑石。我已把他們變成黑石了。」

「啊呀！」葛呂格說：「你真這樣殘忍嗎？」

「殘忍！他們把不聖潔的水注入河裏！你以爲我會容許的麼？」

「什麼？」葛呂格說：「我知道他們的水從禮拜堂裏取來的呀！」

「也許是的，可是，」矮人回答，容貌現着十分莊嚴。「那水倘使不給疲憊將死的人喝，就不聖潔了。即使被天上的每位聖神祝福過也無用。」說罷，矮人屈下身去採一朵開在腳旁的百合花。那花瓣上有三點清潔的露水，矮人把露水滴入葛呂格的瓶裏。說道：「把它注入河裏，再從山的那邊走下去，走到寶谷裏就成功了。」

矮人的身體逐漸模糊，衣袍變成五顏六色，片刻之間，變成一條廣闊的長虹

。顏色漸漸淡下去，一陣濃霧，向天空升起，金河王化成水汽了。

葛呂格走到金河的岸濱。河水澄清如水晶，光明如太陽。當他滴下三點水時，河裏發出清脆的樂聲。

他立在那裏等了一會，可是十分失望——河裏的水非特不變為黃金，反而漸漸地減少。末後，他依從了金河王的吩咐，從山的那邊走下寶谷去，似乎聽得那水聲穿過平原！瞧見在寶谷裏似乎有一條金河，從上面巖洞中發源，成了無數條的溪流，在沙地上流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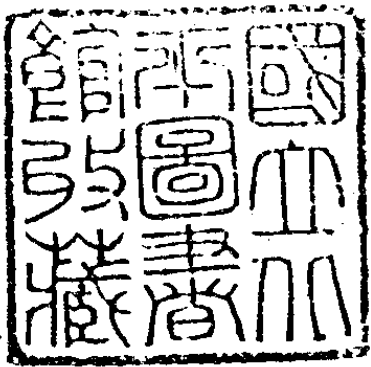
他注視着：鮮嫩的小草，在小溪的四周茁生，長春藤蔓延到河邊怒放，好似晚上小星的閃耀！再有葱葱的石榴，鬆曲的葡萄，生長在山谷的蔭處。寶谷變成花園了。

從前因殘忍而失掉的遺產，現在爲了仁愛而恢復了。

葛呂格在山谷裏住着，從沒有將窮人趕出門去。因此他得到了滿倉的穀子，滿屋的寶物。那條河，依照矮人的允許，變爲金河了。



直到現在，住在谷中的居民，指點給我們看三滴聖水所滴的地方。並且在那金河的瀑布頂上，仍舊可以看見兩塊黑石頭，每天傍晚，水在周圍發出悲咽的聲音。谷中的居民仍舊呼這兩塊石頭叫「黑弟兄」。

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

世界童話名著

金河王

定價國幣一元

(外埠的加郵運包紮費)

翻譯者 嚴大椿

發行人 陶百川  
上海福州路三二〇號

印刷者 大東書局

發行者 大東書局

發行所 大東書局  
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# 57  
bl 2444

日  
書

60

